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五號  
上海工部局登記證第〇字三九九號  
運中書局發行所發行所丁家橋路



# 制言

月刊

第四十八期

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  
章氏國學講習會編印

制言

章導奇敬告

族世嫻

諸位先生

本年一月十九日恭逢先公七十誕辰本當  
禮懺藉報尊恩惟以時值國難不敢鋪張謹  
奉慈命將懺金百圓移充章氏國學講習會  
經費庶以仰副先公創學之意俗禮不周  
伏希

鑒亮

孤子章導奇頓首謹啓

紀念

太炎先生七十誕辰

章氏國學講習會同人造像



太炎先生遺像

論以諸國之進步

一經學以明情偶與進步

二史學以知比較與進步

三哲學以立教自持與進步

四文學以發情止義與進步

太炎先生遺札

## 章氏國學講習會通告

本會自章太炎先生創辦在蘇州開講已歷三年值戰事發生會務停頓頃本會董事理事在滬上議定繼續進行辦法(一)由章氏弟子及再傳弟子組織研究部專題講論及撰述(二)設太炎文學院暨附屬中學(三)制言改爲月刊並繼續編印其他國學專書本會總辦事處設上海福州路河南路口五洲大樓特此通告

董事長 馬相伯

董事

丁毅音	于右任	王小徐	王用賓	李根源	沈恩孚	沈祖緜
沈毓麟	居正	林康侯	柏文蔚	馬君武	徐朗西	陳陶遺
陸兆鵬	張鈞	張繼	張知本	張一麀	張之銘	張君勳
張默君	張東蓀	馮自由	項隆勳	楊杰	楊庶堪	楊譜笙
彭元士	鄧邦述	鄧家彥	鄧翔海	葉楚傖	蔣作賓	蔣維喬
劉守中	劉成禺	褚輔成	錢鼎	韓國鈞		
湯國梨						
朱希祖	汪東	金毓紱	馬宗霍	王乘六	諸祖耿	潘承弼
沈延國	龍沐勛	孫世揚	潘重規	黃焯		

理事

## 章氏國學講習會研究部啓事

按照本會規程徵求同門諸君加入研究部並歡迎海內學者參加  
每月常會延請專家演講或由研究員專題討論先由敝處各別通  
告會費規定每半年五元請繳敝處領取收條可也

主任黃樸

## 制言社啓事

制言半月刊出版至四十七期蒙海內外定閱者千有餘戶自蘇州  
淪陷本刊停版瞬逾一年今本社移設上海繼續出版改作月刊前  
此預定諸君地址必有遷動務請先行示知以便按期寄奉又本社  
向來出版書籍二十餘種最近出版太炎文錄續編及太炎先生遺  
著粹病新論均有存書發售

制言編輯兼發行人 潘承弼 沈延國 孫世揚

## 太炎文學院暨附屬中學招收男女生

(學額)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中國史學系國文專修科各招一年級新生四十名附屬高中

初中一年級新生各五十名

(程度)凡投考文學院者須在高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

(試驗科目)(甲)文學院 國學常識 國文 中國歷史 中國地理 英文 代數幾何

(乙)附屬高中 國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丙)附屬初中 國文 數學 常識

(太炎先生紀念免費學額)本學期文學院各學系各一名附屬高中初中各一名詳見文

學院免費規則

(考期)第一次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次二月十一日

(報名處)上海福州路河南路口五洲大樓章氏國學講習會總辦事處(詳章函索即寄)

董事長馬相伯 院長湯國梨 中國文學系主任汪 東 中國史學系主任朱希祖

國文專修科主任龍沐勛 祕書主任孫世揚 教務主任沈延國 訓育主任諸祖耿

事務主任王乘六 會計主任鄭偉業 圖書室主任潘承弼 附中主任湯國梨



恭祝本會董事長馬相伯先生百歲生日電

香港馬相老先生門下元正啓祚恭逢相老先生百齡初度  
立衣而養黃髮可詢與國同休薄海所望同人等遠在瀛壖  
末由趨拜惟冀期頤有道引恬無疆卑情不任勤禱之至謹  
奉電書慶祝不宣

章氏國學講習會同人叩東

# 目錄

說我

變象互體辨

觀物化齋閒話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識語

新唐書摘譯

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壽序

葉惠鈞六十九歲壽序

詩

霜厓詞錄

補白

長廬子攷

孟山書跋

詩

太炎先生講

沈澍民

但植之

太炎先生遺稿

黃季剛先生遺稿

章行嚴

太炎先生遺稿

鄧孝先 汪東  
潘重規 諸祖耿

吳瞿安

沈延國

潘承弼

孫世揚

商務印書館影印

# 續古逸叢書

第三十五至六十四種 售價列下

樂善錄	宋李昌齡輯	三册一函	夾頁紙本十八元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宋晁公武撰	八册一函	料中紙本三十元
名公書判清明集	不著撰人	五册一函	夾頁紙本廿四元
武經七書	宋何去非校	三册一函	夾頁紙本十六元
搜神秘覽	宋章炳文撰	一册一函	夾頁紙本九元
春秋公羊疏	不著撰人	二册一函	料中紙本七元
乖崖先生文集	宋張詠撰	四册一函	夾頁紙本十五元
謝幼槃文集	宋謝邁撰	二册一函	夾頁紙本九元
水經注	晉酈道元撰	大典原寫本 八册一函	夾頁紙本廿四元 料中紙本廿五元
中庸說	宋張九成撰	一册一函	夾頁紙本五元
程氏演蕃露	宋程大昌撰	三册一函	夾頁紙本十二元
梅花喜神譜	宋宋伯仁撰	一册一函	夾頁紙本六元

前出之四十三種 存書不齊 此不備列

## 說我

太炎先生講

適穉馬先生論中國科學之不進步。因說到陽明先生不願格竹。只願致良知。

編者案此篇民國十八年講於

重且大學。其日馬相伯先生先講。太炎先生次之。故云。

我今也且學陽明先生。不論科學。只論「我」。因為一切對境的

知識。都是後起。唯有直覺有我。是最先的知識。假使不知有我。一切知識的對境。就都無根。非但科學哲學文學等等知識。變了浮空無著的東西。就是說白說黑。這白黑也是浮空無著的東西。所以最要緊的是說我。

第一件是講我之名義。據說文。「我。施身自謂也。」又說。「我。頃頓也。」又說。「俄。頃也。」這樣說。我字本來就是「俄」字。把俄頃的義。轉用做施身自謂的義。就像朋字本來是鳳字。把鳳凰的義。轉用做朋友的義。但問俄頃的義。何以轉用做施身自謂的義呢。當初告子說的。「生之謂性。性猶湍水。」這我字的真意。不過就是生機。生機像湍水一樣。不是刻刻不留的嗎。就長期的生機言。不過百年。在這大長地久之中。原不過是俄頃。就一念的生機言。一念方起。已經成了過去。剛纔說我。已經是過去的我。這不是俄頃嗎。但因有長期的生機。就看為成片段的。所以有有我無我的二說。

第二件就講有我與無我。凡是生物。那一個不自覺有我的。但推論到極端一點。就看得必先有我。纔有世界萬物。又看得我不止是生機。未生以前已經有我。就死了還是有我。在印度地方。佛法未出以前。先有僧徒此土譯作教士一派。立論是以「神我」為根本。一切地水火風之類。項項都從神我流出。在中國地方。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矣」議論正是和僧徒派一樣。他兩家的學說。固是由自己體驗得來的。但這理論從何處說起呢。因看得一切知識。最先是直覺有我。而且別種知識起來的時候。同時仍是直覺有我。所以偶起一念。斷不疑這念是誰念。偶說一句話。斷不疑這話是誰說。偶然行住坐臥。斷不疑這行住坐臥是誰行住坐臥。明明有個我把持定的。就到風狂的人。別的知识。可以錯亂。唯直覺有我的知識。不會錯亂。就到厭世自殺的人。何以自殺。不過是為我而自殺。那殺身成仁的人。是誰成仁。不過是我成仁。總見得身是可以殺的。我是不能殺的。因這幾件道理。所以僧徒孟子都看得我是世界萬物的本原。但又有一派最高的。就說無我。孔子「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他教顏淵。又喫緊的說要「克己」。顏淵後來「坐忘」。也是直覺上忘去了我。所以說「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是把形體和知識都銷化盡了。在印度方面。那釋迦牟尼的本領。也不過是「無人我。無法我」。這也都是他們自證得來的。但這理論又從何處

說起呢。他看得性猶湍水。是刻刻不留的。既然不留。如何可說有我。究竟佛家也不能硬把這個我字抹殺。只說萬物的主因。名爲「阿賴耶識」。因「意根」念念思量。把這「阿賴耶識」認做是我。其實本來沒有我。孔子所見。恐怕也是一樣。所以必先無意。纔能無我。無意就是伏滅「意根」。無我就是不把「阿賴耶識」認做我。因中國沒有「阿賴耶識」的名辭。所以易經喚做「乾元」。莊子喚做「靈臺」。易經本說「大哉乾元。首出庶物。」却又說「天德不可爲首。」前邊是假說有我的義。後邊就是實說無我的義。只爲中國聖人所做的事。本來與釋迦不同。一切社會政治。無不要管理周到。無我是依據自證。有我是依據大眾的知識。老子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也是一樣的道理。究竟在學說方面。無我並不是反對有我。却是超過一層。在實行方面。有我也不能障礙無我。只像鏡裏現出影像。

第三件再講孟子所說之我。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並不專是一種理論。確是他體驗得來的。所以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就是迴看自己。「誠」就是實在體認到萬物皆備於我。只看他又說「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氣」尙且塞乎天地之間。「我」自然包含天地萬物了。後代的理學家。最佩服的是孟子。因爲孔子的無我。

顏淵的克己。他們究竟不能辦到。只有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略略能數辦到了。周茂叔說。「顏子見大而忘其小。見大則其心泰。心泰則無不足。」本來顏子坐忘。是一切都忘。周茂叔却說做見大忘小。見大就是見「神我」了。後來陳白沙也說。「天地我立。萬物我出。宇宙在我。」又說。「得此把柄入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這分明是體認到「神我」的境界。論孟子周茂叔陳白沙的本領。固然不及孔顏。但這三位先生。無一時不快活。無一事失了人格。這都是重「我」的成效。

第四件講應用於人事須有我。有我之說。說到絕對的我。就是萬物皆備於我。說到相對的我。就是孔子所說「行己有恥。」曾子所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所說「我得志弗爲也。」應用於人事。不過是相對的我。但如把相對的我看輕。人格就毀了。甚麼叫人格。人格不過就是「我格。」行己有恥。就是人格的第一義。人都要好的飲食。好的衣服。好的房屋車馬。好的妓妾。大的官位。高的權勢。這幾件都是「我所。」並不是「我。」假如營求「我所。」不傷犯「我」的一毫。這也沒得說了。現在眼見營求「我所」的。有用言語去奉承人。有用金錢去討好人。有用身體去伺候人。甚至謂他人父。賣了自家的祖宗。這就是只知「我所。」忘了有「我。」還有甚麼人格呢。道德的敗壞。雖不止

是一端。惟有人格墮落。是最緊一件事。殺人放火做强盜。雖是惡人。可是還不算喪了人格。這樣人迴轉心來。儘有成就志士仁人英雄豪傑的。只有喪了廉恥。就算把人格消磨乾淨。求他再能振作。就一百個難得一個了。你不看女子失身。官吏行賄。在法律上判他的罪狀。比殺人放火做强盜是輕得多。但社會的評論是怎樣呢。明末顧亭林先生。眼看道德敗壞。只提出「行己有恥」四個字。可惜後來的人。口頭雖說尊重亭林先生。却把「行己有恥」四個字忘了。道德敗壞。一天進一天。直到今日。不能不提出「我」字。若不把「我」字做個靠背。就使有通天的學問。到得應用於人事。自己還能殼把捉得定嗎。

太炎先生遺著

太炎文錄續編 四冊 二元

粹病新論 一冊 八角

制言社發行



## 長廬子攷

沈延國

鄧析子無厚篇「長廬之不士。」孫詒讓札遂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楚有尸子長廬。」漢書藝文志道家「長廬子九篇。」列子天瑞篇作「長廬子。」（般敬順釋文廬作廬。）卽此人也。士與仕通。」馬敘倫鄧析子校錄云。「御覽三七引呂氏春秋長廬子曰。「山嶽河海。水金木火石。此積形成乎地者也。」案御覽三四書鈔一五七並引呂氏春秋語。劉向上荀卿子表云。「楚有尸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漢書注云。「楚人。」廬廬古通。春秋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公羊傳「廬」作「廬。」可證。御覽引呂氏春秋長廬子語。今本呂氏春秋無。疑御覽誤引列子語。列子天瑞篇云。「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御覽所引。蓋約辭也。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謂長廬當出戰國晚世。鄧析子乃僞書。故亦稱引及之矣。此說近是。鄧析書固僞。今書有戰國以後語。且有同鬼谷子者。王世貞謂後人傳其旨苟益其辭。馬敘倫謂或且出僞列子鬼谷子後者。則今書又爲僞中之僞者矣。

# 變象互體辨

沈曉民

崔適史記探原卷一變象互體云。

「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成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又曰。『易六畫而成卦。』至於成卦之後。不言六爻有變象。有互體也。杜預始發此例。則是說之出晚矣。故鍾會論易。王弼作注。皆無互體。爲程子所深取。左莊二十二年傳。『筮得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姜太嶽之後也。』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適案觀三五五爲艮。否二互四亦爲艮。艮爲山。故曰山曰嶽也。是此年之傳。於易之變象互體。實兼之矣。豈周太史已通漢學乎。此必劉歆竄入。又竄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陳晉魏田齊世家也。以上皆無經之傳。與有經而不釋經之傳之屬。」

又春秋復始卷三十八互體云。

「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三之否三三三。』注。『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又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

山也。」注。「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案有艮象者。謂否二至四之互體也。顧氏日知錄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然夫子未嘗及之。」案夫子所未及者。夫子未生以前之筮者已及之。豈周史已通漢易乎。」

崔適昧于易理。引說卦傳「觀變于陰陽而成卦」之「變」。以爲卽「變象」之「變」。此說實謬。「觀變」之「變」。卽繫辭所謂「十有八變而成卦」之「變」。其義與俗所謂「變象」之「變」異。又謂「成卦之後。不言六爻有變象」。以「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爲證。其說益誤。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揮」字。義亦訓變。爻之九與六。卽發揮於剛柔。斯繫辭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進退之象」是也。所謂「爻者言乎變」是也。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所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也。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是也。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是也。所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是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是也。綜上皆言六爻之變。何崔適之不知此耶。

崔適以爲六爻之變象。杜預始發此例。此未免重視杜預矣。杜預左傳後序云。

「以汲冢古書。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此可證杜預集解。凡左傳卜筮。皆用師春之言也。讀杜預後序。不獨劉歆竄入之說可破。知左傳之書爲魏安釐王以前之書。得鐵證矣。唐劉知幾史通申左篇云。「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又自注云。「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多與左氏同。故東晉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斯言也。於杜預後序外。又得一左證。崔適以杜預始發變象之例。證是說之出晚。何其誣也。豈有治春秋者。於杜預後序未經寓目乎。漢儒言互體。繫辭傳謂之中爻。名異而實同。故杜預通之。崔適不知易例。強以劉歆竄入矣。繫辭傳曰。「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又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中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一則中爻之說已明。不言初與上者。蓋中爻之上其初。爲卦之本末而已。物德是非。猶未及也。而道義皆在中爻故。王弼易略例重言中爻。崔適據程頤以爲王弼作注。未言互體。此一誤再誤矣。試舉例證之。如王弼易注。恆三三。「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注云。「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下不全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无所定。无

恆者也。」

案恆九二至九四皆陽爻。故王云「處三陽之中。」是兼震巽兩卦而言。一至四爲下體。三至五爲上體。上體下體非互而何。然名不及中爻之雅馴。九二爲三三三多凶。則分无所定矣。此中爻之例也。又艮三三三「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閹心。」王注云

「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當脊之肉也。止加于身。中體而分。故列其夤而憂危。薰心也。艮之爲義。各止於其所。上下不相與。至中則列矣。列加于夤。危莫甚焉。危亡之憂。乃薰灼其心也。施止體中。其體分焉。體分兩主。大器喪矣。」

此王弼以艮之九三三三三多凶。故曰「大器喪矣。」中體指互體。此中爻之一例也。且王弼亦言變。如革之九四三三三悔亡有孚。改命吉。注云

「初九處下卦之下。九四處上卦之下。故能變也。无應。悔也。與水火相比。能變者也。是以悔亡。處水火之際。居會變之始。能不固吝。不疑於下。信志改命。不失時願。是以吉也。」  
革無坎象。變則上與中爻有坎象。故曰「水火相比。」又曰「水火之際」是也。此言變與中爻之又一例也。程頤以爲王弼作注無變象互體。崔適引之。未加考正。謬矣。  
至謂鍾會論易亦無互體。考三國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云。

「會常論易無立體才性同異。」

續圖考補宋  
紹熙刊本

俗本竄立爲互。蓋立體爲漢末論易之風。尙如王弼掃象立也。然亦尙體。至鄭立爻辰。荀爽升降。虞翻拂爻。皆體也。易尙擬議。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而成變化。一非立也。易之爲書。一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常。唯變所適。一非體也。疑當時有立與體兩說。故會作立體才性同異。以明易理。惜其說久佚。惟裴松之注載會爲其母傳云。

「會十一誦易。」中十四誦成侯易。」

又云。

「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

今成侯之說。雖不可見。而其母教。反覆於繫辭擬議一章之中。則其家學。非尙立可知。互體一事也。萬無才性同異。若以立體二者並提。方見才性同異矣。末儒不知「互體」乃「立體」之誤。抑何陋歟。

綜上諸證。則崔適之說。可不攻自破。考史記探源作于清宣統二年。春秋復始作于民國七年。後者不言變象。祇言互體。豈崔適已知前誤。乃據顧炎武日知錄證之。然炎武於易。實未深造。雖易音有所考正。而易例則無所知。崔適視爲典要。引爲左證。未免擬不與倫矣。

沈應民先生著

周易孟氏學 一冊 六角

制言社發售

## 觀物化齋閒話

但植之

### 二百九十二

周禮天官冢宰。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孫詒讓曰。自部云。官吏事君也。爾雅釋詁云。職。主也。官通公卿大夫士。謂治事之人。職通三百六十職。謂所主之事。大宰八則之官職是也。燕按官謂治事之人。職謂所主之事。有事則設官以治之。因謂此治事之人爲官。然事多非一官所能理。故分其所治之事而課以專職。然後各有所職而百事舉。分官職爲二者。不達治體之言也。昔者太炎先生已糾其誤矣。

### 二百九十三

周禮有膳夫之職。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燕按今俗謂治膳者曰廚夫。稱屠伯曰屠夫。或訛爲屠戶。

### 二百九十四

周禮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人。鄭君云。工能攻玉者。燕按玉質最堅。今攻玉章者。或用金剛鑽。說文云。鉅大剛也。太炎先生說爲金剛鑽。或彼時已用金剛錯刀攻玉。未可知也。



二百九十五

周禮縫人。女工八十人。鄭云。女工。女奴曉裁縫者。薰按今猶謂治衣之工曰裁縫。

二百九十六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注疏不孰曰饑。爾雅釋天郭注云。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孫詒讓曰。疏俗作蔬。曹憲廣雅音云。顧野王玉篇云。孰字加火。未知所出。是古無孰字。薰按疏之加草。孰之加火。蓋後世小學不爲通俗所曉。故各從其類。加以識別。行之既久。而本字之義。反爲所掩。太炎先生文章率用本字。而世病其難讀。因之其學術遂不廣。深可歎也。

二百九十七

周禮太宰。牧以地得民。吏以治得民。先鄭謂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劉敞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孫詒讓曰。王安石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並略同。案劉說較鄭爲咳。又曰。說文一部云。吏治民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他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遂公邑。凡有地治之官。自卿大夫至不命之士。無問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薰按劉孫說經甚塢當。自封建廢而爲郡縣。除

割據之外。無世其地者。漢之守相令長。雖有地治。職主治民。但爲親民之官。不得謂以地得民。鄭君說州牧。不引漢制。以制度大異。不能以秦漢之制比附周禮也。

二百九十八

周禮在漢爲古文之學。經文多存古字。而鄭注中多有簡寫之字。孫氏詒讓謂是隋唐以來相沿俗書。余按草書始於漢前。太炎先生已說之。則總作縵。畝作畝。亂作亂之類。或是有所本。未必盡爲隋唐人所杜撰也。他日當別考之。

二百九十九

周禮凡民訟以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疏謂凡民訟以地比正之者。謂爭戶征役及子女臣妾誘逸之事。卽小宰八成。所謂聽政役以比居是也。孫詒讓曰。先鄭謂此以地比正民訟。猶後世斷訟。以地鄰爲正左也。蓋按孫氏所云。中夏民法之習貫法也。

三百

又地訟以圖正之。鄭注云。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疏地訟以圖正之者。卽小宰八成。所謂聽閭里以版圖是也。注云地訟爭界者。謂因廛宅田園疆界相侵越而爭訟者也。云圖謂邦國本圖者。卽大司徒云。邦之土地之圖是也。賈疏云。凡量地以制邑。初封疆之時。卽有

地圖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兼按鄭注賈疏所說與今制合。

三百一

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賈疏云。漢時下手書。即今畫指券也。兼按俗於契約。或畫十字。或印指模。即漢之下手書。唐之畫指券也。

三百二

周禮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先鄭意凡可居之地。未有宅肆者謂之廛。已有宅肆者謂之里。後鄭之意。則凡民居之地。不論宅肆有無。其區域並謂之廛。按據此是凡民占城市地。擬爲肆宅者。雖空地亦當有稅矣。

三百三

惠士奇云。古有掌宅之官。管子大匡。弗鄭爲宅。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是爲國宅。國語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云欲利子於外地之寬。韓非子。景公欲更晏平仲之宅。云請徙子於豫章之圃。則國宅不皆官署。宅田不盡民居也。兼按管子所云。乃建置都邑時。先制地圖。畫分國宅與民居之區域。此經制也。國語魯語所云。乃權制也。古者田宅皆

官授。觀上文魯語可知。又據魯語。公欲弛邱敬子之宅。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是公卿大夫士之宅。咸官授之。其世官者。亦世居是宅。惟罷黜或去國。則當還之官。故孟子有三年收其田里之說。里卽所謂國宅也。

### 三百四

鄭君注周禮九數有旁要。孔廣森云。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謂之旁。偃觀之則謂之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偃之。號爲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法亡。始以乘差句股足之。孫詒讓曰。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孔說近之。

### 三百五

周禮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僞者而誅罰之。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後鄭注。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行遐孟反。又聶胡剛反。苦音古。據胥師賈疏。是後鄭釋行爲行濫。行濫卽行苦也。古人謂物脆薄曰行。或曰苦。或曰行苦。或曰行敝。或曰行濫。九章算術盈不足章。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酒謂薄酒也。潛夫論浮侈

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猶言以堅爲脆也。方言。揄鋪。艦。輓。輓。輓。葉輪。輓也。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濫卽方言之艦。濫爲行敵。故又謂之行濫。後鄭以行爲行濫。正謂此也。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正合。孫詒讓說。濫按大江流域。亦有是語。不獨北平也。又上海人謂人無行曰艦。輓。俗作濫汚。實卽方言艦。輓之義。音訓皆同。遂寫有訛耳。

三百六

周禮里宰平頒其興積。鄭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孔廣森云。漢云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興。濫按漢律有興律。其中有乏。徭稽留。而儲峙不辦。則入之賊律。乏軍之興。則入之廩律。見晉書刑法志。鄭君云。今云軍興。以漢制說經也。

三百七

錢起送冷朝陽歸上元云。落日澄江鳥榜外。秋風疎柳白門前。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潮野寺連。寫上元風景。真堪入畫。而途中物候。一一如在目前。皆是歸上元途次所見。不能移易他處。王漁洋秋柳詩。殘照西風白下門。卽脫胎錢氏秋風疎柳白門前之句。而漁洋秋

柳各首全體。亦皆以秋風疎柳四字爲粉本。加以色采。遂名動海內。和者相屬。使漁洋復起。亦當笑余之發其祕也。

### 三百八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孫氏正義曰。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者。先鄭讀政如字。謂軍賦之政役也者。說文爰部云。役戍邊也。國語吳語韋注云。役兵也。是役本爲兵役。因之凡因事興起徒衆者。並謂之役。發兵不入師田者。此爲平時部署征調。尙未成軍之事。與彼小異也。云比居謂伍籍也者。小司徒先鄭注云。五家謂比。故以比爲名。太史注云。居猶處也。賈疏云。卽司徒職五家爲比。出軍卽五人爲伍。惠棟云。尉繚子有束伍令。史記馮唐傳有尺籍伍符。詒讓案先鄭意。蓋謂比居卽伍籍。與下注版戶籍小異。伍籍謂每地可任戶籍者之姓名。校比之時。亦依軍法聯其什伍。戶籍則無論男女老小。凡弛舍不任力役者。亦咸登於版。詳略殊也。後鄭亦從其說。吳廷華云。此卽小司徒之比要。蓋人民多寡之籍也。既考其籍。又驗居民之數以實之。則役不濫矣。案吳說較先鄭爲長。易祓孔廣森亦並謂小司徒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彼圖卽下版圖之圖。地比卽此比居之比。其說亦是。蓋每年較比。三年大比。皆有總要。其征役弛舍。咸具於書。

故其治訟。即依此聽之。若然。比之名義。即起於校比。猶簡車徒之簿要。即謂之簡。先鄭謂取五家比伍爲名。非其義也。云比地爲比。因內政寄軍令者。賈疏云。謂在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周爲鄉。若出軍則家出一人。則還五人爲伍。是一比長還爲伍長領之。二十五人爲兩。是一閭閭胥。即爲兩司馬領之。以此言之。至一鄉出一軍。將軍還是鄉大夫爲之。是因內政寄軍令。此管子文。彼云作內政。司農云。因內政者。讀字不同。案賈說非也。先鄭蓋據國語齊語。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彼下文即說軌里卒伍之事。韋注云。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也。管子小匡篇。寄作寓。非。先鄭所據。因內政寄軍令。與韋注義合。蓋以意改。亦非讀字不同也。云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者。謂案伍籍以攷夫家可任之人數。而發軍起役。則政役均平。無過勞。亦無遺脫避役之弊也。云簡稽士卒兵器簿書者。凡士卒姓名部分。兵器種物凡數。皆著於簿書。謂之簡稽。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注云。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管子問篇云。時簡稽帥牛馬之肥瘠。出入死生之會幾何。又侈靡篇云。斷指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則弊刑之。簿書亦得謂之稽。不徒師田矣。簿書詳叙官疏。云簡猶閱也者。遂大夫注同。廣雅釋詁云。簡。閱也。左桓六年傳云。大閱。簡車馬也。阮元云。釋文出簡閱二字。則陸本無猶字。云稽猶計也。合也者。說

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引申爲審慎考計之稱。故又訓爲計。稽計聲亦相近。水經漸江水酈道元注云。會稽者。會計也。凡事物法數。必攷稽而後合同。故又訓爲合。廣雅釋詁云。稽合也。皆展轉引申之義也。稽訓計。宮正及大司馬注義並同。云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者。若鄉師云。凡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又縣師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是也。要簿亦即簿書。云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者。證簡稽本爲考閱人民兵器之事。遂以名其簿書也。此注據遂人以人民屬稽。兵器屬簡。其實二者亦可互通。故鄉師云。稽鄉其器。是器亦曰稽。大宗伯云。大田簡衆。是衆亦曰簡。明通言不別也。引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者。吳語。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吳晉爭長。吳王乃令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韋注云。擁猶抱也。拱。執也。抱。鐸者。恐有聲也。唐尙書云。稽。槩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民籍也。亦引此經聽師田以簡稽爲證。先鄭引之者。明彼拱稽卽執士卒之簿書也。燾按先鄭與吳說互有異同。孫君訂之。謂吳說爲長。由孫說可考證伍籍戶籍之分別。及中夏發兵起役興衆。與夫簡士稽討軍實之法。學者宜詳審之。



### 孟小書跋

潘承弼

#### 跋明寒山趙氏覆宋本玉臺新詠

孝穆此集。拾風雅之餘音。補蕭選所未及。豔歌靡麗。怡人情緒。宜于載下。猶傳誦不絕口。是書靡版可稽者。宋有舊京豫章。據永嘉本陳氏後叙所云。永嘉三本。前兩本不復存。惟永嘉本猶留種子。即明季寒山趙氏本所自出。百年來藏家競以趙本目爲宋槧。予生平所見官私藏本。無慮十數。類皆前賢所稱宋槧。實皆寒山覆本耳。南宋祖本。從未一見。趙本經坊賈剗染。彌以亂真。試一細理。可得厥證。按陳氏自敘有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之類。盈不應譌作乃。又云。自唐花間集已不足道。花不應譌作苗。玉父繕寫剗闕之業。豈得魯魚自敘。儻云宋本舊譌。必無是理也。寒山遂寫重覆。容或點畫之差。前賢昧於見跋。忽焉不加省察。得非千慮之一失乎。此書嘉靖以來。傳刻頻繁。惟趙本具存天水面目。虎賁中郎。宜亦珍視球璧矣。近南陵徐氏重覆趙本。坊間有以徐刻充趙者。點畫板滯。不待望氣可辨。多見其不知量也。胡毗姑丈。得趙本於雲間韓氏。讀有用書齋。有珊瑚閣藏印。審爲納蘭容若舊物。納蘭君工於麗體。想見當日賞心披覽。觸茲愁疾。孝穆所謂永對翫於書幃。長循環於縑手。縑紉之樂。有餘味焉。戊寅二月。避亂傲居滬濱。謁丈於嵩山草堂。出此冊。屬繫數語。自維劫後餘生。故鄉麋鹿。檢書殆盡。家藏此本。度不復存。旅居枯寂。誠如蓬齋所謂活埋者是。展對此冊。無滋然爰綴見聞。不計工拙。若夫金箱縑帙。部居琳瑯。暇寫晨纂之業。噩夢而後。我生不復可得矣。是月望日。吳縣潘承弼識于滬濱潤康邨寓廬。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識語 大英先生遺著

阮序

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於張  
故鄭眾者

漢初以八體試吏漢武銅器案視其刻一見即決  
為齊桓公物是漢初多識古文者也昭宣以後試  
吏法變古文乃成專家之學然皆遵修舊文無敢  
臆斷清人之辨彝器款識不過上采宋人下任胥  
臆而已而云過于張敞鄭眾真不知量

商周銅器說下篇

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

古鼎容五斗其角銘曰仲山甫鼎其高年于子孫

永寶用元案漢人習隸字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

體銘

案盧植稱班固敦悅科斗則固精於古文者也况  
籀文易識乎固為竇憲參佐安得不識山甫鼎銘

### 董武鍾

此器除戎起武彊四字外皆難強說第五字說為  
軟頰亦近之第三字未必是動字第六字釋為用  
用從卜中彝器悉如是作令冥合其上而中字又  
不真下豈得以為用字吳字古文亦從火今第七  
字筆畫靚縷豈得以為吳字

### 虎父丁鼎

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  
以為亞乃古黻字兩已相背取黻冕相繼之義元謂  
黻與黼同為畫績之形黼形象斧明矣兩已相背已  
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已者諱也漢書

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  
說必有師傳經傳中彌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  
黻字若從兩巳則當作𠄎若從兩弓則當作𠄎其  
上下皆不合也今作亞形豈得以兩巳兩弓說之  
阮氏引師古說以𠄎為黻為其最得意之論今莫  
高窟發見經典釋文九載績用弗成弗正作𠄎乃  
知師古說本諸梅賾今所見三體石經古文弗仍  
作弗則𠄎乃梅氏所造據漢隸字原張壽碑彌作  
𠄎然則𠄎𠄎同耳說文不以𠄎為黻象顏說實非  
𠄎字可象胎亦可象手足變變等字皆以𠄎象  
其手足也反𠄎為臣故傳云能左右之曰臣若兩  
𠄎相背則相𦉳刺矣故為黻之象也

申鼎

𠄎

寶

此何以知為寶字

亞室父癸鼎

刊

刊

刊字從干今此作𠄎而說為刊非也

旂鼎

𠄎

僕

此何以知為僕字

冊父乙尊

𠄎

班

其字從立無以知為班字也乃欲以辨字相附辨本從兩辛非從兩立篆體迥異唯今隸相似耳此

類書說真謂之不識字

刊字尊

刊

刊

此亦非刊字

余爵壺

爵

爵

器之三足者多矣第二字何得定為爵字

子父己爵

爵

雙矢有架

案此恐即豛字耳豛下從一此作口口為北域與

一為地無異也

商飲

爵

飲

余疑此乃酉字耳。首从酉，水牛見於上，此變從丫。丫本上入之義，亦所謂牛見於上也。釋為飲及酋，皆不類。

乃作器觥



器

器從犬，比從义，未必器字也。

庚申文丁角



乙

乙或是廿字

楚公鐘



尊

案以諸器，魯字從曲，證之。比上體是魚字，從魚從

又乃叙字義雖難說然必非專字  
楚良臣余義鐘

泗 僕

此無以知為僕字

叔丁寶林鐘

林 琴

叔丁號叔二鐘阮並書作琴釋作林無論令聲之  
字不可假借作林且古鐘以律呂名者甚少那叔  
鐘之妄賓但識于樂翁而已余謂琴乃樂字猶鈴  
即鑿也鑄鐘如淳于正圓無樂故有樂者稱樂鐘  
或大樂鐘

那 叔鐘

德 吉帥三字句末為韻





能

能

阮釋為能非也此與遣小子與魯番字相似上从鹿  
下从丽省疑是麗字鹿脚似鹿故麗可以鹿  
再校魯字師酉敦作魯恐籀文鹿之變體爾鐘銘  
借為縛字

愷

愷

此字實從豐斷非愷字

鏡叔大林鐘

射

秉

元

明

德

御

于

乃

辟

穆

秉

元

明

德

御

于

乃

辟

案此當以穆秉元明為句德御于乃辟為句說文  
德并也言并御于君也若惠行字古文祇作惠無  
作德者觀三體石經可見

𨾏

愷 =

此字又與宗周鐘數字異然亦波非愷字

楚曾侯鐘

𨾏

能

舊釋為韵下體終非音字阮釋為能義雖是形則非矣案此上從令下從酉乃是禽字熊本從炎省聲古音如夫故得借禽為之

𨾏

寘

說文無寘字且此字亦不從寘據齊侯鐘配字從音則此音即酉字下從六乃寘字寘上從山亦寘之或字耳

周公等鐘

𨾏

周

從翼朱聲借龜為邾莊說是

 畏

余字下一字孫詒讓釋為異字云讀為翼是也

周公望鐘

 周

此亦邾字

各鄰鼎

 各

首一字不得釋為各

魚冶姓鼎

 魚

魚字何以從木此恐鯀字稍泐耳次云叔妃魚母  
兩人固不同姓也

正考父鼎

正考父安得作文王寶尊鼎乃據汲冢書文丁以實之繆矣此器決定是偽

師旦鼎

帖

如

說文無如字此器疑偽且彝器呂皆作亅或借亅為之無作亅者此以今隸形近作之爾

季嬭鼎

徒

徒

案古文遂作逎此迷字近之非徒字也廣韻遂訓達亦訓往

仲偁父鼎

森

偁

森字似森亦似森从人益聲或从人哀聲字雖不可知要非併字

史伯碩父鼎

𠄎

乳

案彝器原多作𠄎則𠄎乃泉字也泉母者或其人泉氏或即原字之省周本有原伯也今妄以乳字釋之指為象形真向壁虛造矣

無專鼎

𠄎

燔

從火從又竟是灰字以灰字難說或以為烝猶有可說或以為燔乃以點畫關泐言之則何字不可說為關泐耶

𠄎

塢

紅即紅字也省𠂇作𠂇耳無故說為鳩字乃云𠂇象鳥形是必為難三足之說而後可也

虎

虎方

虎方或是地名必云西方則古人文字無比藻飾也且𠂇似亦非方字

矢

矢

𠂇字舊釋為矢矢最直而以曲形象之𠂇字本難知必不得已寧釋為弓

又薛氏書宰辟父敦有爪字薛釋為矢亦可疑薛書唯師毀敦形𠂇與疑字左旁弄相等可信為矢字蓋𠂇字倒其上下即為𠂇俗書原字又𠂇之誤也

頌鼎

𠂇

似

說文無奴字此以始為之蓋奴之正字釋親女子  
同出謂先生為奴後生為婦又云長婦謂稚婦為  
婦婦婦謂長婦為奴婦先生居長皆始之義也

智鼎

𠄎

智

說文曰𠄎籀文作𠄎上𠄎與此不同然筆迹小異耳  
近人欲釋為𠄎字則是以𠄎為𠄎古文不如是亂也

𠄎

龜

此恐𠄎字之省非龜字

邑尊

𠄎

𠄎

𠄎字从戌今下體作𠄎从木从戈非戌字則𠄎非  
𠄎字也



𦉳

歷

案說文本無曆字而有曆字从甘麻讀若函審此器字本从甘非從日應讀如函而阮以歷釋之可謂不識字者

取尊

𦉳

歷

此字下作日 𠂔 乃口字甘從口故作日也阮釋為歷既誤仍其字形又謂蔑歷即蠹沒密勿是并雙聲而不知也

孫詒讓亦以蔑曆為蔑歷引蔑訓勞目無精為說以為蔑者勞也其說曆則誤說蔑近是說文曆訓和義曆猶言勤和莽傳云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是也嘉禮尊

宋器彝入

邑

𠄎

歷

此字从甘亦甚明

𠄎

𠄎

歷

此篆本雖不明下體亦不从日

史賓鉞

𠄎

鄂

案此从品从亡其上乃犬之變蓋𠄎字非鄂字也  
春官有職喪史四入所謂喪史也

印父彝

𠄎

印

却字从尸不得如此作

小臣繼彝

𠄎 𠄎 舟 舟 小 臣 繼 彝

旁舟小臣繼

辨字或作辨余疑為芳字舟亦必非舟字小臣下

一字亦非繼字皆妄說

案辨恐即辨字从舟从又乃受之省从井古訓以井為法如刑臂等字皆是變辛从井其義相通

繼彝

辨

舟

辨

繼

辨乃芳字借為方耳方京猶方國也

繼彝之稱最為不根此字从爪从厂从又从井从

生疑是靜字靜從青青从舟生聲古字舟與井多

相變如舟作形之例故青字作筭也从爪从厂从

又即是爭字靜從青爭聲也前說為辨字猶未是  
阮擇為繼繆甚矣

虞彝

亦尚

衮冕

衮冕非上公及王之三公不得服此虞為公伯之  
臣安得錫以衮冕亦字不從公必非衮字下一字  
尤難識

周敦

釋敦

案彝器未見執簋等字世之命為簋者不知果何  
器也敦字從自從攴舊皆以為敦字亦安知非簋  
字耶敦與簋皆盛黍稷說文以簋為黍稷方器  
鄭則以為圓器今所見敦正圓如鉢安知其非簋乎

遣小子敦

𨔵

遣

从口从遣則是譴字易言為口爾

𨔵

𨔵

第四字亦非𨔵字孫詒讓疑為衛之省得之

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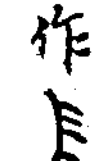
招

第九字孫詒讓疑為說文鼻字頗近之三體石經  
逸字上从彡與比从𠂔者頗相似兔頭一也  
唯孫強求其國以甘讒讀為甘扈則繆

長生敦

長

長

長本以倒亡古文作或省作未有作者也

師田父敦

天


析

天疑是此字非析字也

追敦





顯

顯

孫詒讓謂即顯字校釋作顯為瑤

敦

敦

彝器敦皆作從此獨作從古文以此知彝器文多不正

師遽敦

杯

顯

羃者作杯恐無此理杯即兩不不杯即丕丕書有  
丕丕基此云丕丕休

彙敦

𣪠

彙 𣪠

𣪠

此本彙字一器之中先釋作象後釋作𣪠何也  
召伯虎敦

𣪠

旁

𣪠字當闕疑徑釋為苟妄矣

𣪠

愛

𣪠釋為慶猶近之釋為愛則不似

𣪠

怡

釋字不可強說以為怡則妄

卯敦

𠄎

旁

𠄎與召伯敦𠄎字同以𠄎有聲疑是芳字籀文以𠄎者多作𠄎也古音陽唐與東江異類方聲之字斷不得借為邦地之名芳者雖不可得要同聲者固多詩之往城于方春秋之使宛歸祊皆是也

𠄎

稽

𠄎即𠄎字以此為韻字與說文頁下說解相應

仲殷父敦

𠄎

孝

案此義當作孝文則作考是古考孝通

師酉敦

𠄎

能



此字與宗周鐘齋字正周筆畫小變耳不應何為能字

𠄎

𠄎

𠄎从白𠄎从𠄎𠄎从𠄎𠄎从𠄎此乃𠄎字

周簠

釋簠簠

案今所見簠簠體皆橢方無以為別其作甫作笑者明是簠字作𠄎者乃胡捷之正字也以是諸器為簠誠得之矣而諸家之所謂簠者並不見有古文机匱匱篆文簠字或作頁或作𠄎或作𠄎形聲皆與簠不同疑皆簠之異稱而非簠

張仲簠

𠄎

𠄎

鉅所從何字不可知若強為張繆亦甚矣  
比字肥波為張字自劉原父始也案右旁實是耳  
字毛公鼎文武耿光左旁耳正作巨從弓耳聲乃  
是弭字千載之疑為之一波

遲盞

湮

湮

比乃湮字觀異字从卑而彝器多作異可見

甲午簋

宋器彝入

天錫簋

宋器彝入

穴盃

日

百

日乃環字

𦉳

𦉳

𦉳字从𦉳从禾字畫分明此即說文穰字變米為禾耳妄釋為𦉳是盲人之辨字也

𦉳

繼

穰下一字亦與靜彛靜字同但𦉳字微泐耳阮釋為繼亦與靜彛同誤

王母鬲

𦉳

𦉳

三體石經戰字左正作𦉳則此乃單字或𦉳字也阮釋為𦉳大誤

伯侯父盤

𦉳

𦉳

案此字實從卯耳說文有𠂔字古卯𠂔二字聲多相變如昂亦稱留是也明是𠂔字而說為𠂔反以從𠂔者為後世絲文殊屬荒誕說文本作𠂔以卯段乃改從𠂔非也

𠂔氏盤

𠂔

大𠂔

𠂔𠂔非大𠂔

𠂔

竟二

古文履作𠂔非竟

𠂔

表

從丰從収乃封字非表

𠂔

割

從者從刀疑屠字非割

入

乃人字或古文乃字如此非入

周

周

此字與周迴異亦不可釋為龜當闕疑

界

界

此字下從反支乃是畷字非界字也說文畷平田

也亦與甸通詩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

藏

藏

賊非藏

澁

澁

從水從己從絲乃澁字借為隱也自古字書無澁字

柏盤

繼

繼字作顯屬偽造

寰盤

寰

說文無寰字此寰從山袁聲安知其必為寰字也

齊侯甗

享

此享也以郭為高古文之亂如此乎

俾

俾從甲甲可作

二十六卷二四美曰潘舜德鼓新

# 新唐書摘譯

黃季剛先生遺稿

列傳六十九 來瑱

奮行間：振伍中 崖然有大志：洒如有大志 興塊次拜汝南太守：起棧中拜汝南太守 完埤自如：保壙自若 父故將：本父小將 舉動安重：從容靖嚴 俘賊渠：虜賊魁 諷衆留已而外示行：睽其下留已而貌若行者 帝頗謂然：帝稍以爲是 瑱懼釋言：瑱懼自解 與巫祝言不順：事邪巫禱祈意逆 掩尸于坎：坎土內尸 不相臣：莫肯爲下 欲得其處：覬據其所 給用無節：費財嘗省

田神功

縣史：治書 衆不整：軍亂次 發屋剔竈：徹屋穿窖藏 殺商胡波斯：殲夷賈 倨驕自如：驚桀不改 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其下爲之請巫禁禱 飯千桑門追福：食浮屠千人爲祈福 侯希逸

長七尺豐下銳上：身七尺長兌首寬頤 與賊确：及賊競 治軍務農有狀：董軍勸

耕爲治 佞佛興廣祠廬：說浮屠道繕闢壇寺 夜與巫家野次：宵適野從羣巫 閉闔不內：肩闔距之

崔寧

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父祖書生乃獨好兵謀祕記 部兵髻耳白其冤：帥其下斃面以訴枉 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經界上見而喜之欲以自隨以利州非劍南管轉謀於寧 奇錦珍貝：縟錦殊琛 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 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訶知城累石堅難下獨東南隅丈所非石城於是隧其下不三日而陷之 裝七寶轎迎入成都以夸于軍：訝以七寶車使乘而巡軍 損裁將卒稟賜：刻減部曲賞賚 毀玄宗治金像：銷玄宗範銅像 卽署降將：還降將故官 縱酒高會：會飲送日 朝廷不甚有紀：國不甚飭綱紀 痛誅斂：暴掎聚 將吏妻妾多爲汙逼：將卒美妾媵悉脅淫之 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不復入稅朝廷與無地鈞 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乘亂取位內慚不敢甚自尊 王翊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矧懼賊追卽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始寧西奔與王翊馳出延平門寧數下奏廁必濡久矧畏追及譙寧曰既出而數止欲以誰須 初命陸贄草



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始令陸贄罪狀寧贄求觀翊所誣寧與泚書杞不肯出曰亡之矣 寧妾任素驍果卽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寧有妾任知兵則募勇武千人自將以拒子琳驍悍甚子琳大沮 備餼牢以饗士：所至飭廚傳致饗殮稱其意 談辯華給：辯說敷捷 銓管非所長：而不能管選 萇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廡監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尙爾何旱爲卽榜笞之：萇悅易不悉事情徒用風流標置已任奴童爲治天旱民詣寺訴指堂下樹曰若觀枝葉滋茂乃爾何旱之云笞而逐之 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鬢鬢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于民民飲以溺：尋而其下執之拔其鬚髮萇頓首求哀始得脫道中從民乞漿民中予之溺

嚴礪

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始事浮屠道太守愛之冠其首 多姦謀以便佞自將：足於姦用巧詔容身 貪沓苟得：叨取無不愛 儲備有素：餼糧宿具 列傳七十 元載

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本姓景父

昇爲曹王明妃元收田租扶風以久勞妃嘉之令爲同姓 占奏敏給：論對捷裕 因相  
締昵：因相結比 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心懷執權輔國悟 度支繁浩：錢穀猥  
總 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  
復行重金中人董秀使伺帝動靜所求及見迎端導微所論奏率與帝合如神 雖帝亦銜  
恚：唯帝亦忿嫌焉 載結其愛將爲助：載得其寵將從中起 欲示權出於己：欲爲  
柄自己持者 載以議入卽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方上議卽先戒所  
司營度殿廷河中且爲治私宅 草薦水甘：豐莽清泉 毀夷垣墉：墮突埤隊 巨塹  
長濠重複深固：深隍隋岸周市重疊 早霜不可薺：早寒難種蒔 獨耕一縣可以足  
食：仰食一縣足矣 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比邊報到我功已藏矣 是謂斷西戎脛  
朝廷高枕矣：此所謂別吐蕃之旰我甘寢矣 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相  
流泉計工直具楨幹 老將所難：宿將猶或失之 智略開果：智慮敏銳 內劫婦言  
：內憚妻 擠遺忠良進貪猥：推抑良能唯狼戾是用 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  
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帘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  
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求宦者率由其子弟若主書而得志起大宅城中

南北相望宏侈甲一時近郭園游觀秀所至帷帳庖廚悉具別業數十疆場相接無境垺妖童冶妾雖宮中遜之 警然不悅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冥昧自若或爲詩詠都盧尋橦事諫之載感泣卒不能變 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自此所近皆朋黨憚見故人嘗勸以正義者 責辨端目皆出禁中：訊斂條凡皆帝手書 悍驕戾沓載叵禁：復齏駢恣載不能問 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諸兒庸鷺獨好貨不倦招來輕薄競買姝艾作倡戲雜子女骨肉聚觀不以淫褻爲慚載之死道路不聞惜歎聲 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金州人藉英璘得官者亦且百數橫於廬井崇聚剽輕幸國有事

### 李少良

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友人韋頌省之還不謹言於陸珽 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筥葦席行哭長安市：晉州男子郇謨行哭東市中總髮以牡麻持竹方筥挾蘆筥 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筥貯屍席裹而棄之：曰我將以三十字見上字括一事不如上意者願死筥筥所以葬也。

王縉

使還有指：使稱旨 不如律令：不循檢式 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斬也：自謂才好凌簡人雖載亦內恨也 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若南國豎儒何知國家事 諷令出財佐營作：誑令出錢助築構 絲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 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稟給：帝乃祀佛宮中焚香念經謂之內道場其徒百輩通籍禁門往來乘上駟供食芬潔稟于度支 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時有邊警則令羣胡諷其教所稱護國仁王經者云可以厭勝敵退而歸功焉賞賚無量 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悉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羣胡至官卿監封至國公聲勢出諸王公主上其徒亦以勢相高侵陵不已近郊帶郭良田美園皆據之雖奸宄屢發帝無所省至詔羣官僧尼對簿無得用笞杖 雖時多難無足道者：時雖有事不能爲患 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祿山思明方盛而假手於子僕固懷恩暴死軍中西夷不待擊而退此豈人所爲哉 綴飾繆珮：函絡璫璣 各以帝號識其幘

：書諸帝尊諡於旛以爲識 饒吹鼓舞奔走相屬：鐘鼓婆娑踵係于衢 政刑日以堙  
陵：紀綱日以縱緩 獮屠相稽若市賈然：瑣碎鉤稽如商販之爲  
黎幹

沾沾喜議論：喋喋好言事 根據章章：株據顯較 了無疑晦：絕無滯疑 索立之  
意：跡立之旨 雖曰大得祭天乎：此大亦天耶 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首  
尾韋戾從臆斷決寧可解經 蓋立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  
立之所訓無合于經不見正于聖人先師所舍置此爲廢論 臣請取立之隙還破頌等所  
建：臣敢抵立之罅還駁頌等所稱 於立爲可爲不可乎：立謂可耶將不可耶 如前  
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耶：卽旅上帝爲并祀五帝者季氏旅  
泰山將五岳俱在耶 通儒鉅工：達學魁艾 訂夏法漢：從夏隨漢 事之大者不稽  
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考古道奮獨見滋疑文不可 京師苦  
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京師樵蘇時乏幹建開漕渠起自  
谷口輸苑中以供載運 幹密具艍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幹先具大艦載名倡爲水  
嬉歌舞以待帝臨觀 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幹爲土龍

身與羣巫持權代舞旬月早如故迺求請孔子廟堂 不暇念治專徇財色：無心思治豈意徇嗜欲 既行市人數百羣譟投礮從之：市人羣譟投石逐之 爵賞在其口吻培買財賄貨產累皆巨萬：賞罰從其唇出寬沒貨利積財皆大萬

楊炎

炎美須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尙氣：炎秀儀頌飾丰標壯詞采伉健任氣決 神鳥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不知炎醉後有嬾辭炎叱奴紡諸庭樹管其臂二百危死 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喜炎所爲李楷洛碑文以障壁常觀咏焉 豪將：雄帥 有司不得計贏少：所司不得會矣 根柢連結不可動：芟芟蔓聯無以治 生人之喉命：黎烝之噬會 參計敵蠹莫與斯甚：校柬侵鱗無甚此者 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戶口散亡田隴轉鬻良與貧窶皆殊曩時 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邊帥不報戍死故籍注如舊 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柄臣黠吏得緣爲姦用進獻名私受贓者輒以億兆數 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稅取無慮數百名始除後復名去實存新故雜沓不可詰民盡脂髓賣嬰

孺朔獻苙納絲延道途 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富人雖多  
丁名爲仕學或號浮屠道士皆得免貧者月如其故 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  
不四五：域內況瘁流爲冗民土著者二十分不能一 使無僥利：令無倖利 以單議  
悟天子：用獨見治有狀 爲國西屏十餘年：爲國捍西圍十餘年 徙此榛莽中手披  
足踐：移是荆管中手排足躡 煬旱人情騷擾：炕旱民情躁擾 杞無術學貌么陋炎  
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不學問容期醜炎簡之稱疾不共堂餐 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  
奉法：平居無一助且梟戾不如律令 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我緒應之焉能反復  
炎矯飭志節頗得名：炎橋揉爲氣節取名 伎害根中不能自止：天性刻害不能自克  
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笏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自道州  
召相也家人棄其綠袍木笏炎曰母然吾以南夷竄吏起貶所躡取宰相可懼也其善藏袍  
笏

嚴郢

才吏：能吏 郢取神主祕于家：郢取列帝主匿之 遨游湖衡間以妖幻詭衆：浮  
游荆衡間用邪幻眩人 詭沓有實：貪妄如劾 郢取渠首尸之：郢取魁長梟於市

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鋤姦振貧敢爲刑殺盜一時沮 習朔邊病利：熟北塞中  
失·哺私出：飢私出 京師天下聚：帝京天下湊 牒案填委章程素撓：文牘雖積  
令挈紛枉 楚掠慘棘鍛成其罪：榜立憎鞭椎段成讞 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  
：天下疾郢倚宰相復宿冤 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慚忽忽歲餘卒：抵  
費州逢樞于壻視其和署曰趙惠伯郢默然慚惘惘未久卒

寶參

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案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  
參當坐：同舍持夜者聞親疾遽歸參爲代之其夕囚逸京兆檢簿責其人參曰我實代彼  
當坐我 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北軍士曹芬與弟醉撻  
其妹父不能止恚人井死 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自謂無所懾處事或任情矣  
人始屬望：物議乃戢 與贄軒輕不得：與贄軒輦不平

吳通玄

工藝書畫之冗：畫史書胥之族 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通玄小妻宗女也  
贊



險刻著諸心：陰賊根中發 興醜裔秉國維綱：起遐外操國氏 姦人多才未始不爲  
患故鄠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耶：姦軌非才不成適爲身累古  
有鄠舒鄧析載炎非其儔類歟

黃季剛先生遺著

日知錄校記 木刻一冊 五角

制言社發售

題心佛所藏黃先生贈詩

孫世揚

駒隙心喪已再期  
斬春墓草自離離  
應憐泰岱梁崩日  
不是金陵瓦解時  
鍾阜  
何心餘笑貌  
先生有句云  
鐘山如笑瞰城闕  
藍莊無路到荒籬  
平生青簡飄零慣  
且喜收藏  
有故知

送必衡之香港

傾蓋相逢似故知  
風流任俠是吾師  
難忘漢沔張燈候  
正值江皋折柳時  
劇地  
流連成我拙  
岐途招悵識君遲  
嶺南尚有殘梅在  
也擬乘風到海湄

## 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壽序

章行嚴

壬寅癸卯間。初承拳亂。士風丕變。新黨嚮集上海。昌言革命。以吾家太炎先生爲之魁。釗方習軍旅自南京來。會以軍國民義動其曹侶。則大喜。釗於是入居所謂愛國學社。以筋力易人講錄。而從先生習掌故之學焉。先生得釗以爲可教。釗顧輕銳不受繩墨。先生雖好作政論。東南樸學。實爲主盟。釗不過釐解行文。驅遣助詞。不失律令。攘臂學作新聞記者已耳。得師如此。宜其懃懃以研習故訓。講求國學爲事。而爲血氣所衝盪。起從黃興往來江湖間。未肯用力。時滄州張繼。巴縣鄒容。忿東京監學姚某辱國。刼取其辯而逸。少年英發。不可一世。先生善遇之。埒如釗也。容著革命軍一書。先生序之。而釗爲書簽。字句則吾二人俱與檢定。容年僅十七耳。先生宏獎後進。提與自著。駁康有爲書并論。容遂知名於時。一日。先生挈釗與繼容同登酒樓。開顏痛飲。因縱論天下大事。謂吾四人當爲兄弟。僂力中原。繼首和之一拜而定。自是先生弟畜釗。而誼以伯兄禮。事先生唯謹。視柳州之拜苑言揚。而兄之稱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者。其於吾兄猶未得髣髴一二也。天下多故。朋徒分張。季弟容瘖斃於獄。繼與釗俱走歐洲。吾兄弟聚散離合之迹。蓋未易言。吾兄夙寡交游。游者發意多不

相中。每自道及。不禁慨然獨至。釗有違牾。不加斥責。而二十年間。釗亦輒悍然與兄政見。僂馳。有時接晤。避不之論。甚且同居一市。恆不相親。以軍府議和時中爲尤甚。自謂頑蹇無狀。罪在不宥。而兄雖恨其迹。每原其心。相見懇款。有逾疇昔。以知釗無日不在賢兄衣被之中。而蓄意自遁之無足齒數也。縱念往事。追懷萬恨。今歲北方軍閥爲亂。有譁逐元首之變。釗避地南中。與兄密邇。論政旣頻。求與兄合間爲墨學。亦荷誘掖。心迹之親。廿載所無。釗年逾四十。有杜陵頭白之感。而家而國。喪亂恆多。俯仰身世。未見可喜。而吾兄邇年飽經憂患。意態頓平。待人接物。各如其量。時或僮夫滿座。暴客奪門。處境搶攘。宜非大師所堪。吾兄一一容接無問文鄙。左右圓視。咳唾風生。金匱綠林雜陳無方。人得一言。暖如有帛。如是者以爲常。以此心志恢廣。體貌豐腴。世亂日增。而吾兄先天下之憂而憂。轉有從容壽考之樂。吾嫂湯國梨女士。辭趣繽紛。足有才藻。徒以文名爲吾兄所掩。則溫和勤謹。以相夫子。非吾兄歡輒不自歡。吾姪夷吾。不過七齡。一嬉笑間。已知以名父自重。一門彬彬。欣然自適。此不得謂非衰世之盛徵。隱隱爲國脈所繫。家門私慶。猶餘事已。十一月二十九日。吾兄行年五十有六。天下賢士。以武夫竊國。恥居宛平。方相與合謀於海上。以待天下之變。則盡爲吾兄獻壽。佳賓一堂。旨酒百卮。謂釗爲吾兄眷愛。獨至。責以一言爲侑。釗以吾兄之學之操。當今一人。

天下之言能壽吾兄者至豐。非真知言者殆莫能擇。而釗非其儔也。故祇以布衣昆季之義進。冀得懲咎愆於百一。叔弟繼同居此土。聞近以論湘粵間事。與兄意微不合。正復蹈釗往失。此何可尙。騰衝李根源任俠士也。與釗爲友備有恩義。吾兄以其肝膽可以託事。近亦兄弟行之善事。吾兄並爲繼根源勗焉。中華民國十三年元月穀旦。仲弟士釗謹撰。曲靖孫光庭拜書。

太炎先生遺著

古文尙書拾遺定本一冊 四角

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一冊 二角

制言社發售

題畫一首

孫世揚

駱駝

吳郊楚甸足連連  
狗蝨牛蟲奏凱還  
淺見人應呼馬腫  
奇材囊亦抵狼煙  
不逢風候三緘口  
每爲軍機獨仔肩  
請到龍祠成決鬥  
山南山北是誰天

黃鉞

九鼎神姦四處逃  
蚩尤飛走各分曹  
真成一伐摧朝菌  
誰恤重傷及二毛  
小鬼應憑方相逐  
大刑不遣繡衣操  
夫人匕首差堪並  
卻笑荆卿術未高

## 葉惠鈞六十九歲壽序

太炎先生遺著

葉子惠鈞以某年某月某日生。至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歲策朔策相覈。適當其生之日。諸義故謀爲之壽。而屬其辭于余。亂世之生。唯山林足以自度。而都會不與焉。葉子其果欲人之祝其壽耶。抑勿欲耶。葉子少以貨殖自給。當清光緒中。直日本攻遼東。清軍撓敗。而葉子適有事營口。慨然念國命之不永。始發憤謀自強。自是主上海體操會。又主上海商團。溯其始訖。今三十七年矣。最後入中國同盟會。武漢倡義之歲。上海恢復。葉子與有力。二歲爲袁氏所購捕。避之日本。今亦二十年矣。傾側擾攘。幸而無事。逮茲六十有九歲。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國亦無恙耶。同盟會亦無恙耶。吾不知今之柄國者。得比于清之將相與袁氏否也。亦不知今之譁囂于朝野者。得比于昔之同盟會否也。孟氏有言。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清光緒遼東之敗。三十七年。而復覩于今。將士之怯。城保之破壞。又加甚數倍焉。吾不知其不幸而得之歟。抑自有致之之道歟。丈夫處今日。無一民尺土之藉。不得昭果毅以衛疆域。其唯逃處深山大渚之間。拾橡栗。伍麋鹿。登高長嘯。以通其狂惑。雖人皆死。

而我獨存。忽然無所介其意。道雖偏。亦足以成其獨往。若夫俛仰隨俗。湮而不緇。與夫獨處發憤。終已不能自抒其意者。雖壽度百歲。謂之虧生。吾不知葉子于此數者。欲安處也。余年過六十。每至生日。朋友弟子或相從飲酒。余自視如槁木。而諸朋友弟子如羣樹之卷舒于側而已矣。以爲虧生。不欲人之祝之也。而葉子今者亦直生日。所觀今昔之事。其感觸復有甚于余者。余不佞。不能爲世俗之辭以祝。願葉子被囊笠。具竿餌。操舟而放乎江海。百年然後歸。葉子之生自此全矣。

太炎先生遺著

重訂三字經 一冊 一角

制言社發售



詩

丁丑臘月值述七十賤辰避兵光福寺中非謝客也戊寅返吳家既毀殘身患疔瘡意興  
消沮違希祝延而海上羣公遠賁多儀誼均善養雖續魯侯之頌實憐范叔之寒厚惠深  
情受之滋媿既脩別簡敬抒謝忱更賦四章卽惟莞鑒

鄧孝先

七十頽齡倏忽過自傷憂悴老兵戈灌園無計披榛莽辟地猶思攬薜蘿叔夜不堪惟七事  
馮驩何好祇三歌斜暉寂寂東西崦丈室拈花覺病多

漫數蓬壺日月長麻姑經海又栽桑罷覘金爵迎朝露空憶銅駝臥夕陽志事早隨憂患盡  
詩歌不爲隱淪狂卅年塵世今蕭瑟倚枕邯鄲夢已涼

慚媿衰遲對友生文章功業百無成人憂未必賢能樂衆濁何曾我獨清千木踰垣嗟見迫  
嚴光釣瀨豈逃名加餐差報身還健午夜長吟伴短檠

羣公雅意酌芳樽欲享多儀誼倍敦末世浮名羞自詡古人高義喜今存敢矜善養居東海  
却歎殷憂出北門爲賦瑤琚投報句只餘珍重告兒孫

雷霆

汪東

朱旗電閃海東頭疾下雷霆震九洲飛將忽從天外至游魂真似釜中收羿弓射日言非誕  
符籙投江夢合休爲報新春天宇淨紙鳶風裏弄輕柔

上界次辟疆先生韻

潘重規

猛氣全銷上界寒威稜初愴島夷看怒燦澎嶼心何壯彈日扶桑事豈難地穴偷生憐計拙  
天衢報國覺途寬懸知一擊權聲動屐齒先應折謝安

亂後恭謁餘杭先生園寢

諸祖耿

炙轂趨靈域入門惟草萊一棺鄰井水萬卷困浮埃天地賢人閉江湖鴻雁來階前黃菊在  
采采幾襄回

匡復功勳大樓遲德業尊提攜舊名氏經緯古乾坤鳳翮高難並龍文隱豈昏尾箕精氣在  
不用苦招魂

吾昔搆衣處當門臥一龍談深茗椀冷坐久篆煙濃晴日揮神筆花時倚短筇今來傭僕在  
惆悵話前蹤

胡馬飛南北居然久跳踉中流猶有楫百鍊豈無剛竄伏竟何益饑驅亦自忙春秋遺教在  
應記舊升堂

# 霜厓詞錄

吳瞿安

霜厓手定舊詞。凡三易寒暑。繕錄既竟。遂書其端曰。梅出辭鄙倍。忝竊時譽。總三十年。得如干首。身丁亂離。未遑潤色。詣力所在。可得而言。長調澀體。如耆卿清真白石夢窗諸家。創調。概依四聲。至習見各牌。若摸魚子水龍吟水調歌頭六州歌頭念奴嬌甘州臺城路等。宋賢作者。不可勝數。去取從違。安敢臆測。因止及平側。聊以自寬。中調小令。古人傳作。尤多同異。亦無勞斷焉。又去上之分。當遵葉斐軒韻。陽上上去。實利歌喉。詞雖不歌。略存規範。秦敦夫以此書爲北曲而設。蓋以入配三聲。別無專韻耳。不知此分配之三聲。卽入韻之正鵠。持校宋詞。莫不脗合。爰悉依據。非云矯異。其他酬應之作。刪汰頗嚴。區區一編。已難藏拙。惠而好我。慎勿補遺。嗟乎。世變方殷。言歸何日。歛滂沛于尺素。吐憂樂于寸心。粗記鴻泥。賢于博奕。覽者幸哀其遇也。戊寅二月長洲吳梅時避寇湘潭之柚園。

虞美人 劉子庚賦盤斷夢離痕圖

銀荷迴照江波淺。小扇難遮面。碧紗如夢悄寒時。雨雨風風天氣最相思。尋常巷陌都經慣。老去情懷懶。開紅一舸可憐宵。不信錢唐今夜不通潮。

清波引 可園送春

小園聽雨。早簾外。落紅幾許。歲華飛羽。了無俊遊侶。莫指舊門巷。怕見漫天烟絮。勸君休報春歸。對風色感遲暮。荒鷄唱午。可容我滄浪暫駐。嫩寒庭宇。甚幽夢都阻。題香墜。歡渺。不是嬋娟三五。賸有堤畔垂楊。替人眉嫵。

摸魚子

秦淮秋集有歌舊作折桂令北詞者賦此寄慨

蕩晴波日長風靜。烟紗窗外低護。隔簾一角遙山笑。看盡大江東去。春換主。怕陌上花開。忘却歸時路。驚霜倦羽。甚草暗西洲。人來南國。和淚聽鶯語。才華誤。誰料旗亭又賦。黃河遠上殘句。鬢絲禿榻垂垂老。回首少年羈旅。心更苦。待手撥箜篌。唱徹公無渡。清遊記取。問鷓鴣樓前。兩三螢火。今夜向何許。

秋霽

訪朱丈古微

祖謀

於聽楓園庭菊盛開立言徹悟次梅溪韻

江左悲秋。對廢園瑤華。萬卉無色。斷闕慵歌。古愁難按。暮年漫拋心力。灌園自息。露叢汲水。霜天碧。望舊國。身是故邱堅臥。義熙客。庭院乍啓。素月流空。歲寒深盟。長伴幽寂。背西風。孤芳冷落。南山回眼笑頭白。扶醉探花知未得。記海槎去。誰問嶺表重陽。晚香應好。遠懷馳驛。

眉嫵 河東君妝鏡借曹君直元忠作

嘆秦淮秋老。杜曲門荒。金粉半塵土。定有驚鴻態。妝成後。熏香初試纖步。翠鸞漫舞。賸黛痕磨盡。今古更淒感。一樣臨池裏。當如是觀否。枯樹蘭成心苦。早澗東人遠。巾帽非故。寒落滄桑影。銅仙淚。知他經飽風露。歲華細數。對半規重想眉嫵。怕蕉萃菱花。還不許絳雲駐。

前調 長安秋感

看斜陽烟柳。淡月霜花。彈指歲華晚。未了羈遲恨。春明路。匆匆芳意都變。舊衫漫典。認半襟鴛淚猶煖。萬人海。獨聽荒城鼓。恨歡事天遠。回眼蓬萊三淺。苦茂陵秋老。青鬢先換。西北高樓起。雕簷外。窺人多少。鶯燕鈿車麝展。正畫堂重理絲管。又聽到啼鳥。誰惜取寸心怨。

玉漏遲 路金坡明鑾訪我斜街寓齋次草窗韻即題其瓠廬詞後

錦江春事少。草堂無恙。苦吟人杳。帶酒看花。休計近來愁抱。回首西園賦筆。空夢裏珠香縈繞。窺鏡笑。庾郎鬢影。都非年少。短衣染徧京塵。甚此夕當歌。有人淒獻。萬里南雲。閒了故園花草。靜裏一去尊相對。儘過客留題凡鳥。寒意悄。銅街尙餘殘照。

詩餘。作載酒倦。遊處五字句。惟歷代避何處。今從之。

壽樓春

吹。瓊。簫。商。聲。記。了。簾。絮。語。曾。賦。紅。情。可。念。朱。樓。闌。夜。坐。花。調。笙。思。俊。侶。多。飄。零。料。近。年。桑。乾。潮。平。縱。畫。裏。題。香。愁。邊。款。酒。無。奈。對。新。亭。芳。郊。外。涼。風。生。想。西。陵。杜。曲。還。有。流。鶯。又。怕。紅。綃。留。字。紫。雲。知。名。先。叙。別。重。尋。盟。任。客。中。明。朝。陰。晴。便。韋。曲。相。逢。霜。天。雁。鳴。秋。滿。城。

洞仙歌 出居庸關登八達嶺

萬。山。環。守。一。線。中。原。走。茸。帽。衝。寒。仗。尊。酒。正。長。城。飲。馬。大。漠。盤。雕。羌。笛。裏。吹。老。邊。庭。楊。柳。雄。關。霄。漢。倚。俯。瞰。神。京。紫。氣。飛。來。太。行。秀。天。末。隱。悲。笳。殘。霸。山。川。容。易。到。夕。陽。時。候。甚。輦。路。荆。榛。戍。樓。空。對。眼。底。旗。旗。幾。回。搔。首。

瑞龍吟 過頤和園

城。西。去。依。舊。照。眼。晴。嵐。障。空。高。樹。東。風。還。識。天。家。釀。花。醞。柳。吹。香。弄。絮。啓。朱。戶。休。道。建。章。宮。裏。物。去。華。如。故。行。吟。小。立。長。廊。垂。虹。萬。丈。凌。霄。噴。雨。應。悟。承。平。難。再。幾。番。昏。曉。河。山。無。主。留。此。舊。灰。昆。明。閒。話。愁。素。羅。衣。對。雪。重。問。憑。闌。處。老。為。余。言。孝。欽。后。對。雪。嘗。御。羅。衣。知。何。事。滄。江。沸。鼎。銅。盤。傾。露。淚。灑。蘅。蕪。路。伎。堂。散。盡。霓。裳。妙。部。鸞。影。驚。鴻。覩。空。認。取。瑤。臺。朱。顏。仙。姥。孝。欽。后。留。有。御。容。絳。雲。殿。閣。不。堪。回。顧。

鷓鴣天 崇效寺牡丹

雕轂同馳日未斜。梵宮芳訊動京華。相邀俊侶鷄豚約。來看空門富貴花。春換主。客無家。單衣試酒感天涯。楸陰閒坐鐘魚寂。一笛臨風落紫霞。

前調 答徐又諍

樹碑

辛苦蝸牛占一廬。倚檐妨帽足軒渠。依然濁酒供狂逸。那有名花奉起居。三尺劍。萬言書。近來彈鋏出無車。西園雅集南皮會。懶向王門再曳裾。

水龍吟 昌平州謁明陵

玉京西去多山。山花紅到雲深處。疲驢緊跨。停鞭遙指。十三陵路。我亦亭林。麻鞋拜泣。黯然懷古。看棲恩門外。豐碑突兀。留宸翰傷高句。清高宗哀明陵詩刻及陵碑陰偏遇清明風雨。問春郊棠梨誰主。薰天瑞燄。沉淵詔獄。都歸黃土。大似前朝。靖康北狩。永嘉南渡。喜寢園無恙。漫勞義士。種冬青樹。

清平樂 和張孟劬

爾田

香篝熏被。諳盡單棲味。遲日房櫳花濺淚。知道春魂醒未。年來銷得狂名。南樓試聽調笙。祇是尋常風月。不關鶯燕寒盟。

蘭陵王 南歸別京華故人次清真韻

旅程直。新柳長亭乍碧。東郊外。回望九重。日冷觚棱淡無色。吳閨問舊國。應識長洲病客。銷凝處。緇化素衣。淒絕幽閨費刀尺。哀吟認鴻跡。正草暗修門。花謝瑤席。飢驅低首嗟來食。算百歲如夢。萬人如海。搖鞭歸去趁快驛。笑多事南北。悲惻。亂愁積。嘆白髮上江關。天地孤寂。西樓把盞相思極。待薄醉欹枕。浩歌橫笛。陰晴難料。又夜雨帶淚滴。

洞仙歌 癸亥除夕

南歸蘇季。嘆貂裘都敝。重認家山浣花里。對小窗兒女。雞黍團圓。渾未改。年少承平身世。明朝過四十。愁水愁風。何物纔能令公喜。更鼓麗譙空。紅燭題椒。算荆楚歲時還記。待斟酌天寒守梅仙。看生意婆娑。樹猶如此。

黃季剛先生遺著

爾雅正名評

毛邊紙一冊  
定價四角

制言社發行



制言月刊 第四十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五洲大樓二零一  
制言月刊社

印刷者 上海勞神父路餘興坊二六號  
民友印刷公司  
電話 八二三六八號

寄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本國郵費在內外國郵費照加	預		零售每期大洋三角							
	時	期		數	價	目				
	全	半		年	六	期	期	期	期	期
	年	年	十二	期	三	元				

本刊投稿簡章

一 凡以論著。札記。文藝。及前賢遺著。未經印行者。投登本刊。均所歡迎。  
二 與本刊性質不合之稿。概不刊登。  
三 來稿須繕寫清楚。加以句讀。  
四 來稿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除特別聲明外。概不檢還。  
六 本刊對於來稿。(非本刊特約選述)有酌量刪潤之權。但投稿人有不願刪潤者。須先聲明。  
七 來稿經登載後。酌酬本刊。  
八 來稿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登載。  
九 稿件來源及言責。均有投稿人自負之。  
十 來稿請寄制言月刊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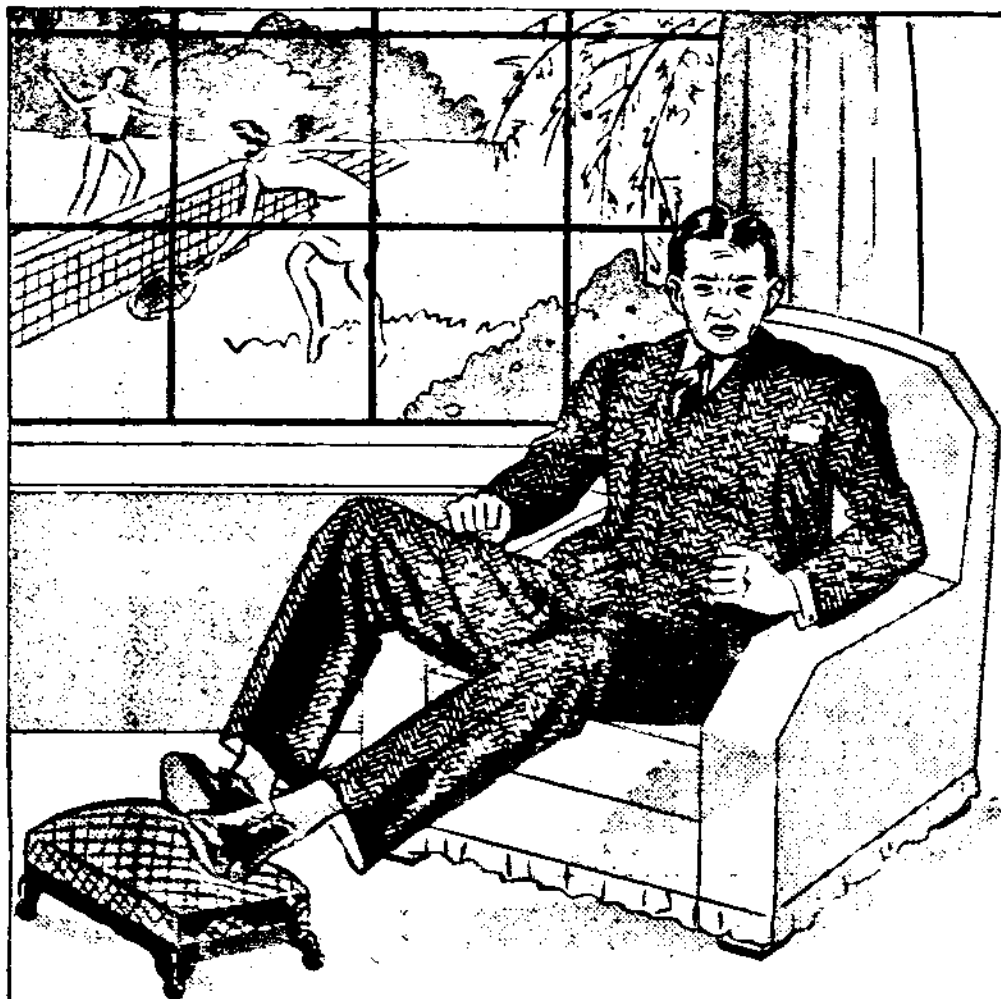
廣告定價表

等第	地位	全	半	面
特等	前封面之內面 後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二十五元	
優等	目錄背面	三十元	十八元	
上等	目錄前	二十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制言月刊社廣告部謹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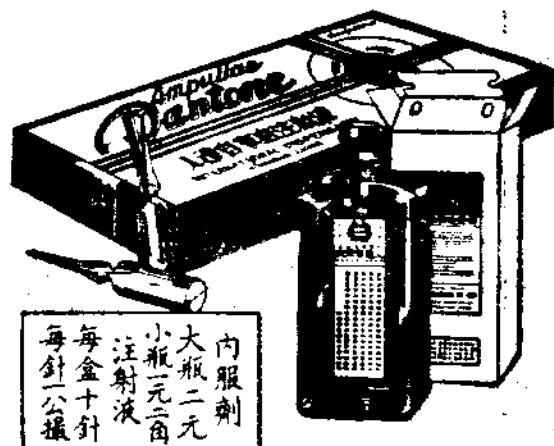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 (二) 廣告如用圖版可由本社代製版費另加
- (三) 廣告常年登載以七折計算

# 有病方知健是仙



人造自來血為生理上最完全之大補劑，能造新血，健細胞，強心臟，開胃口，補益腦神經，調節內分泌；對於貧血衰弱，用腦過度，病後虛損，年老力衰，食慾不振，營養不良等症；有根本補血健腦強身之特效。茲特製成注射劑，期於獲效確實之中，更收迅速之功。

五洲大藥房發行



內服劑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注射液  
每盒十針  
每針一公撮

# 人造自來血